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回 駱太太縛子跪門

卻說賀氏到駱宏勛書房，宏勛一見，忙站起身來問道：“賢嫂來此何幹？”賀氏滿面堆笑道：“叔叔，不同你哥哥赴王府會飲，怎麼在此看書？”駱宏勛道：“嫂嫂，不想昨日過飲，有些傷酒，身子不快。大哥自赴王府，愚小叔未去。”賀氏道：“原來叔叔傷酒，奴尚不知，實有失候之罪！奴若早知，當命廚下煎個解酒湯來，與叔叔解個酒也好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多謝嫂嫂美意，解酒湯已經用過了。”賀氏走到桌邊，將駱宏勛所看之書拿在手中一看，見是文姜因求親未諧，因而成病，即與其兄通奸之事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“叔叔，常言道：‘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’此言真不誣也，觀此一回，雖是兄妹滅倫，實因不早為婚嫁之故，其父亦難逃其責也。”駱宏勛見賀氏戀戀不回，口評是非，祇得點頭應“是”，說道：“嫂嫂請回，恐有客至。”賀氏以袖掩口帶笑道：“叔叔今雖在舍二載，奴家總未深談，今值無人之際，欲領教益，怎麼催我速回？是見外也。叔叔年交二十一歲，因何不早完婚事？”駱宏勛道：“愚小叔隨父赴任時，其年十二，不當完娶，及成立之後，定與到揚州相隔三千里之遙，又因路遠而不能完娶，故今隻身獨自也。”賀氏又道：“日間談文論武，會友交朋，庶幾乎可；到得夜間，枕寒褥冷，孤影獨眠，到底有些寂寞。敢問叔叔：夜間光景何如？”駱宏勛見賀氏如此問他，心懷不善，怒目正色道：“古禮叔嫂不通問，今人皆不能也。即言語問答皆正事耳！此亦嫂嫂宜問者乎？我駱宏勛生性耿直，非邪言能搖。請嫂嫂速回，以廉恥為重！”那賀氏原無心相戲，不過奉兄之命，使離間之計耳。被駱宏勛正言責他一番，不覺滿面通紅，帶悶而走。自言道：“我倒好意問他，他反說我胡言，真無情無義，不識輕重之徒！”竟自回房去了。駱宏勛坐在書房，心中比先前更加十分不快，自付道：“待世兄回來，若將此事告知，有失世兄體面；若不告之，賀氏既有邪心，倘再纏擾，如何是好？”思想一會道：“有了，再遲一二日，看是如何光景，那時擇日盤桓回南為上。”且不言駱宏勛在書房納悶，且言任正千又在王府會飲，又吃到二更時候，任正千又大醉，亦不能再多飲，即告別上轎而回。及至家內，先到書房去會駱宏勛，說道：“賢弟，心中這會何如？”駱宏勛道：“多謝大哥！小弟比先稍好。”任正千又說：“王倫吃酒甚是殷勤，極其恭敬。”敘談一會，駱宏勛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請大哥回房安歇，弟還稍坐一刻。”任正千酒已十分，同駱宏勛說道：“愚兄醉了，得罪賢弟，先去睡了。”家人掌燭進內，入了自家的臥房，見賀氏和衣而睡，面有憂容，任正千問道：“娘子，今日因何不樂？”賀氏故意做出嬌態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“你今日又醉了，不便告訴，待你酒醒再言。”任正千焦躁道：“我雖酒醉，心中明白，有話就講，那裡等得明日！”賀氏道：“咳！我知你性躁，若對你說，那裡容納得住？恐你酒後力怯，難與那人對手。”任正千聞了這些言語，心中更覺焦躁，即大叫道：“有話便說，那裡有這些窮話！”賀氏道：“今日你往王家去後，奴因駱叔叔傷酒，我親至書房問候。誰知他是人面獸心，見無人在，彼竟以戲言調我。我說道：‘我與你有叔嫂之稱，豈可胡言！’那畜生他說他存心已久，不然早已回揚，豈肯在此鰥居二載，今日害酒亦推辭耳！就要上前拉扯，被我大聲吆喝，伊恐家人聽見，故未敢動，妾身方免其辱。”

任正千聽了這些言語，正是：鑛鐵臉上生殺氣，豹虎目中冒火星。大罵道：“好匹夫！我感你師尊授業之恩，款留於此，以報萬一。不料你這個匹夫，外君子而內小人，如此欺人，我必不與這匹夫共立！”即將帳竿上掛的寶劍伸手拔出，邁步直奔書房而來。到了書房，大喝道：“匹夫！如何欺我！”將寶劍望駱宏勛砍來。駱宏勛看勢頭不好，側身躲過，說道：“世兄所為何來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匹夫！自做之事，假做不知，還敢問人乎？”舉手又是一劍，駱宏勛又閃過。想道：“此必賀氏誣我也。世兄醉後不辨真偽，故氣忿來鬥我，如何說得分明？暫且躲避，待世兄酒醒再講便了。”任正千又是一劍，駱宏勛又側身躲過，趁空跑出門外。書房東首有一小夾巷，駱宏勛將身躲避其中。又想：“此地甚窄，世兄有酒之人，倘尋至此間，持劍砍來，叫我無處躲閃。隔壁是間茶房，幸喜不甚高大。”雙足一縱，縱上茶房隱避。看官，任正千乃酒後之人，手遲腳慢，頭重體軟，漏空頗多。不然一連三劍，駱宏勛空手赤拳，那裡躲得這般容易！駱宏勛避在夾巷，並縱上茶房之上，任正千竟沒有看見，祇說他躲在客廳，仗劍趕上客廳去了。

且說余謙這日在外遊玩，也有許多朋友留飲。他心中知駱大爺未往王家會飲，就未敢過飲，所以亦未十分大醉。回家之時，也有更餘天氣，祇當駱大爺在後邊臥房內，就一直奔後邊來。及到臥房，見大爺不在其中，自思道：“那裡去了？”正要出來找尋，忽聽得前邊一聲嚷，連忙出房，遇見任府家人，問道：“前邊因何吵鬧？”那家人道：“我家爺不知何事，仗劍追尋你家爺。不知你家爺躲在何處？”余謙聞得此言，毛骨悚然，把酒都嚇醒了。說道：“此必王、賀二賊挑唆，任大爺酒後不分皂白，故特回家與家爺爭鬧。倘然尋見大爺，一劍砍傷，如何是好？我若不去幫助吾主，等待何時！”即便回到臥房，將自用的兩把板斧帶在身邊，放開大步直奔書房而來。及至書房不見一人，正待放步而走，祇聽駱大爺叫聲：“余謙。”余謙抬頭一看，見駱大爺避在茶房上，安然無事，余謙方纔放心。問：大爺，今日之事因何而起？”駱宏勛跳下房來，將自己日間被賀氏如何調戲，我如何斥責。此必賀氏變羞成怒，任世兄醉後歸家，誣我戲他。醉人不辨真假，忿怒仗劍而來。余謙道：“自妻偷人反不自禁，尚以奸人為匪。他既無情，我就無義，待小的趕上前邊與他見個輸贏！”駱宏勛連忙扯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他是醉後之人，不知虛實真偽，祇聽他人之言。今日一旦與之較量，將數年情義俱付東流。”余謙氣乃稍平。

且說任正千持劍至客廳，不見駱宏勛之面，心內想道：“這畜生見我動怒，一定躲至後面師母房中，不免奔後邊找他便了。”一直跑到駱太太臥房。駱太太伴燈而坐，手拿一本《觀音經》誦念。抬頭見任正千怒氣沖冠，仗劍而進，問道：“賢契更深至此，有何話說？”任正千見問，雙膝跪下，不覺放聲大哭道：“門生此來，實該萬死，祇是氣滿胸中，不得不然！”駱太太驚問道：“有何事情？賢契速速講來！”任正千含淚就將賀氏所告之言訴了一遍，“實不瞞師母說，門生今來祇要與那匹夫拼命！”太太祇當宏勛真有此事，心中甚是驚懼，道：“賢契，你且請回，這畜生自知理虧，不知躲在何處？老身在此，斷無不來之理！等他來時，我親自將那畜生捆將起來，送到賢契面前，殺、剮、存、留，聽憑賢契裁之！”任正千聞駱太太一番言語，無可奈何，說道：“蒙師母分付，門生怎敢不從，既蒙師尊授業之恩，何敢刻忘！祇是世弟今日之為，欺我太甚，待他回來，望師母嚴訓一番罷了。既是如此，門生告辭便了。”乃回身歸房安歇去了。

卻說駱宏勛聞知任正千回房安歇，方同余謙走向太太房中。太太一見宏勛，大罵：“畜生！幹此傷陰損德之事！”宏勛將賀氏至書房調戲之言說了一遍，余謙又將昨夜王倫通奸之事稟告一番，太太方知其子被冤。說道：“承你世兄情留，又賀氏日奉三餐，我母子絲毫未報，今若以實情說出，賀氏則無葬身之地。據我之意，拿繩子來將你綁起來，跪在他房前請罪，我亦同去，諒你世兄必不見責了。”宏勛道：“母親之言，孩兒怎敢不依？但世兄秉性如火，一見孩兒，或刀或劍砍來，孩兒被捆不能躲閃，豈不屈死？”余謙道：“大爺放心，小的也隨去，倘任大爺認真動手，小的豈肯讓他？”太太道：“余謙之言不差。”即拿繩子將宏勛捆起，余謙暗藏板斧，同太太走到任正千房門首。那時天已三更，太太用手叩門，叫道：“賢契開門！”任正千此時已經睡醒了，連酒也醒了八九分，晚間持劍要砍駱宏勛之事，皆不知道。聽見師母之聲，連忙起來，不知此刻來到有何原故，反吃一驚。開了房門，看見駱太太帶領宏勛縛背跪在房門口。駱太太指著宏勛說道：“這個畜生，昨日得罪了賢契，真真罪不容誅！此時老身特地將他捆了前來，悉聽賢契處治，老身決不見怪！”駱太太這一番言語說了，祇見任正千：虎目中連流珠淚，雄心內難禁傷情。畢竟任正千怎般處治駱宏勛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